■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走馬三日看潮汕

計劃到商業味道不太濃的名勝地方玩幾天，便接受身邊另一半的提議，跟隨理工大學的文化團遊潮汕。

所到之處，入眼滿見大戶小戶掛滿大大小小的紅燈籠和紅對聯，清明過後，依然不減新春氣息，聯語求財求平安也是正道，書法功力比其他城市有水準，也就不見俗氣了。

除了參觀大同小異的「進士第」／「狀元樓」／「駙馬府」和各姓祠堂外，沿途還是多探小戶人家，可愛在這些小戶，都坦蕩蕩歡迎來客穿房入舍，很多人家都有襁褓中和剛會走路的小孩，而這些小孩都如此乾淨、清爽、健康，完全沒有我們回憶中「獅子山下」時代的蓬頭垢面。從天真無邪的笑臉中，可看出那些人家雖然生活平淡，但還是享受着知足的幸福日子，老奶奶安詳地看着跳繩的小孫女，一定比大城市中擁有一床毛公仔、仰賴外傭照顧的小女孩開心得多。從到處看到由父母感染到喜客的小笑臉，便醒悟到潮汕各樣裝飾的黃紅橙三種陽光主流色彩，原來潛意識中不自覺地已培育出當地人面向陽光「朝陽」的樂觀性格。

文化古蹟含蓄的雅，遍見於村中大街小巷，同時也有直話直說、坦白得可愛的「俗」，茶舖招牌名字索性就叫「有間茶舖」或是「阿肥」、「阿歪」什麼店；樹腳下警告狗主的字句：「不要帶狗在此拉屎」，哈哈，潮汕人就是不忌屎，聽說姓杜的村子還特意去找姓史的人入住帶旺丁財，「杜」諧音是「肚」，肚裡有「屎」才顯得家肥屋潤也；潮汕有句歇後語「半桶屎」，是笑人不夠料，讚人有料才是「一桶屎」，說一桶屎做肥料才種出好果，潮汕無懶人，由「屎」可見。

長長花梨木橫搭成的湘子橋，可以不同時間截成兩段，分別讓人和船隻通過。據說它是四大古橋之一，有說走過此橋，才算真正到過潮州；登上五百年歷史的道韻危樓，無疑極具探險精神，高處縱目四周交錯毗連、圖案雅致的屋簷，也是奇景。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滋味溫泉湯豆腐

尋找溫泉秘湯是每一趟日本旅程的指定項目。自駕遊解除了交通接駁的限制，可以自由自在覓秘湯。

嬉野溫泉其實不算太難到達，從JR佐賀站，或遠至福岡博多站，都有巴士直達，時間長短也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自駕當然最好，沿途可以停靠多個景點參觀，又可在中途休憩站，搜購來自附近小鎮的新鮮農產品，大米、蔬果、手工醃製的漬物、竹篋魚一夜乾、自家釀造梅酒……應有盡有，還可以即場試吃，其實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旅遊項目！

嬉野溫泉是日本三大美肌湯之一，深受女性遊客歡迎。在江戶時代，嬉野作為長崎街道的驛站村鎮而名噪一時。在該條溫泉街上有各式各樣別有風味的溫泉旅館。泡完溫泉浴後，再品嚐當地特產——口感幼滑到好像會融化在口中的溫泉湯豆腐，肌膚彷彿即時滋潤百倍！

選住的大正屋和式旅館，始建於一九二五年，被稱為藝術殿。首先它本身的設計出自曾為日本皇室設計新宮殿的吉村順三之手；再者大正屋內無處不見的就是各種藝術品的身影，從走廊上的雕塑擺設，到手工地毯、從大廳一隅的老式傢具，到裝飾用的插花設計，無一不是出自名家手筆，連咖啡杯也是色澤優美的日本名瓷「有田燒」。

分別設於二樓的男湯和三樓的女湯，名為「四季之湯」。玻璃天窗加上一列玻璃壁面，景色相當開闊，春日可賞花，冬日可賞雪，一邊泡湯，一邊領略自然之美。

然而，選住大正屋的重點，還在於它提供一泊兩食的夕食料理。佐賀產和牛和有明海的新鮮魚類當然是主角，但還有一樣不可錯過的料理，是大正屋精心炮製的嬉野名物——溫泉湯豆腐。煮豆腐的水用的是溫泉水，嬉野溫泉特有的成分可以分解蛋白質，因此愈煮得久，湯頭愈香濃，豆腐愈綿軟。回想起來，還是滋味無窮！

時間有限，空間無窮。要去、想去的地方何其多！未來半年的外遊行程初步敲定，西歐、中亞、北美、南美陸續出行，離港時間相對較長，行旅途中實難兼顧筆耕。海闊天空，有緣再聚，尤其期待旅途上偶聚……。

琴台客聚

胡野秋

對「申遺」的生疑

有一位喜歡玄學和神秘文化的朋友告訴我，風水要「申遺」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好像他拿到了正式上崗的執照。起初我以為又是一件沒邊沒沿的瞎起哄，因為經常聽到什麼「三寸金蓮」、「太監」、「麻將」之類都要「申遺」，但旋即被證實是謠傳，因此對這種「申遺」的傳聞時時生疑。

也許是我冥頑不靈，對於內地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我一概不感興趣，甚而覺得滑稽有加。今天我們還有文化遺產嗎？面對這個似是而非的問題，我們呈現着分裂的狀態。一方面，城市在拚着命地更新，比破四舊更徹底地消滅歷史記憶，最後都「日新月異」地發展了。另一方面，我們擺出一副孝子賢孫的面孔，貌似虔誠地焚香燒蠟，磕頭作揖地搬出祖宗的東西供奉起來。問題是，祖宗用過的東西還在嗎？

目前對於風水也要「申遺」的爭論，分成兩派，一派認為風水是國粹，列入文化遺產有助於保護；另一派認為風水是迷信，而且現在借風水大行其道的大都是江湖騙子，列入文化遺產實屬荒唐。

而在我看來，風水「申遺」的不靠譜，並不在風水是否科學本身，因為科學本就是有待證實或證偽的東西。我的生疑針對的是「申遺」，因為現在「申遺」最積極的不是民間，更不是學者，相反學者和民間對於文化遺產的破壞倒是痛心疾首，而且束手無策。就像當年梁思成對北京城被「扒皮抽筋」的悲痛欲絕，並不是因為怕北京當不成文化遺產。

現在最為熱心於「申遺」的是各級官員，因為傻瓜都知道，文化遺產一旦「入了名錄」，就意味着一筆為數不詳的銀子會流入，有來自外面的洋幣，有來自上面的本幣，正如有人一語道破的那樣：「借文化這隻雞，下GDP的蛋。」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經濟思維。

因為有了這個欲蓋彌彰、繞不開的誘餌，大家便開始了一場以文化為名、逐利為實的競賽。銀子當然是好東西，但好東西是否能用到好地方卻是說不準的。比如我們在「申遺」的大旗下，爭來了一些利益，最有可能的用途是改善遺產以外的「環境」，首先可能是大小衙門的環境，他們想讓自己更體面點，為遺產爭光，也是有理的。所有的軟件硬件要改善，都需要分錢，但唯有遺產與此無關。

這絕不是本人心理陰暗的杜撰，請看看我們已經「申遺」成功的一些項目現狀就可知，無論是敦煌莫高窟的岌岌可危，還是昆曲的名存實亡，都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申遺」不是目的，「保遺」才是關鍵。眼下這種用「申遺」代替「保遺」，實在是本末倒置。忘了這個目的，也許我們「申遺」成功之日，就是遺產消亡之時。如果把「文化遺產」變成了「文化無產」，我們恐怕怪不得聯合國吧？就像家長給了小孩子一顆糖，也許小孩子作業會做得更帶勁些，但不能反過來說，沒給糖不做作業，責任在於家長。

現在到各地去，都能不期而遇地碰到一些「擬報」的文化遺產，比如早就找不到頭尾的京杭大運河，早就絕跡的「跳大神」、「趕屍」等。據說，目前經過盤點，我們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尚有「非遺」資源多達三十多萬項，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每年每個國家只能申報一項，屈指算來，還有三十多萬年好等。

所以，我們也就不必為後人擔憂。也許等我們這一輩都荒唐到頂了，我們的下一輩就不再荒唐了。

百家廊

袁星

瘸腿人，母子山（上）

至二零一三年，還一直荒着。

母子山，位於平邑縣境內，在地方鎮之西，鄭城鎮之東。它就像一列已廢棄了千百年、落滿灰塵的舊火車，不知哪年哪月駛到此地，爬不動了，便困臥在這兩鎮的邊界。

母子山東面，是一個被稱作「大峪溝」的所在。大峪溝南北各有一條自西向東起伏連綿的山帶，綿延十幾里地。中間有條三米多寬的河流，西高東低，時窄時寬，在村落間穿行，深深淺淺、折折彎彎、斷斷續續，沒啥氣勢。遇上乾旱，河流尤其不大方，逐日瘦縮，直至乾涸。

這樣一個缺水的地方，卻是遠近聞名的旅遊區。大峪溝人民用辛勤的勞動，在南北兩邊的山上遍栽了果樹。梨樹、蘋果樹、山楂樹、李子樹、柿樹、核桃樹、桃樹、栗子樹、櫻桃樹、杏樹、大棗樹等，算起來不下十幾二十種。無法栽種果樹的地方也沒閒着，被栽上了刺槐樹、松樹和柏樹這類耐旱耐寒的品種。放眼望去，南北兩山青翠濃綠，鬱鬱蔥蔥的，一派生機。

可有一座山，一直禿着，沒人敢問津。

這座山，即是「母子山」。大峪溝人稱其為「西大頂」；鄭城人稱其為「東大頂」；南邊縣鎮的人稱其「北大頂」；北邊鄉鎮的人稱其「南大頂」。

山下有成片的果樹、雜樹和一層層梯田，山頂上只有裸露的土石和一淺層荒草。遠觀母子山，就像一位坐入凡間的大和尚，頭頂上光禿禿的，只招到來風。

這座山，嚴格講並不像一座山。山頂如一層厚薄不均的狹長巨石，被外力從高空拋下，惡狠狠地砸陷在一個巨型的錐形土堆上。山頂堅硬岩石的厚度，大概七八米到二三十米，邊緣成崖。而崖下那向四下延伸着的土層，由陡至緩，似一個隨意張開的利爪，把周圍的村莊全部拒於方圓數里開外。山頂的岩石部分有多大？資料顯示面積少說有三平方里；而據附近的百姓推測，山頂的面積不低於兩千市畝。

母子山作為界山，相較於兩邊的鄉鎮村落，兀立之處，已是最高。無論東西南北，只要有一處來風，此處必定難以逃脫。也因如此，這個地方被周圍的村民視為是一個根本無法耕種和定居的地方，一直荒蕪着。

近幾年，霧霾天像脫韁野馬、無根之藤，在各大城市隨意橫行、蔓延。

霧霾的肆意妄為，引起了媒體和政府的關注，也震撼了一個瘸腿矮個子人的心。這人身高一米六，一條腿已經永遠瘸了。他因危害社會入獄多年，出獄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要開荒植樹，選擇的地點，竟然是易旱風急的母子山。

我問：「為什麼去母子山栽樹？」

他答：「城市的污染這麼厲害，連北京都有霾了，栽樹保護環境！」

我問：「母子山有水嗎？」

他答：「沒水就不能挑水嗎？用機子抽水澆也行！」

我問：「栽什麼樹？」

他答：「松樹。耐旱。」

我問：「母子山有路嗎？」

他答：「沒路，修一條就行。」

我問：「你圖的什麼？沒錢賺啊！」

他答：「有益社會的事就做，習主席植樹節還講話支持綠化造林呢！栽樹又不犯法！」

是的，栽樹造林是不犯法，可他忘記了一點，一個從未被耕種過的山頂，假如能栽樹和耕種，豈會荒廢至今？假如這個地方能淘到寶，兩鎮政府眼睜睜瞅着，怎會都不去開發？莫非只有他慧眼獨具？植樹造林貢獻社會值得稱讚，但植樹造林的資金從哪裡來？對於一個千萬富翁來講，拿出個百八十萬無足輕重，可一個曾經為了改變窮苦日子、束手無策到不惜動用歪心思去偷去搶的昔日文盲，到哪裡弄那麼多錢？猜不透，猜不透他為什麼這麼斬釘截鐵。

我問：「你多大了？就算栽上樹後允許砍伐賣錢，至少也得等上個三五十年吧！」

我問：「找個老婆，好好過日子不行嗎？」

我問：「想造林賺錢？沒門啊！」

他的回答，土到掉渣。年輕時危害過社會，在監獄勞教那些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說什麼事都見識過，什麼苦都經歷過。提前出獄了，把下半輩子拿出來為社會做點有益的事，是他最大的心願。其餘的事他沒想過，說一切都無所謂了。畢竟，他已是四十大幾的人。

母子山，乃兩鎮的界山。據說周圍許多村落都有自己的一片，雖然說法模糊，界線模糊，歸屬權模糊，但終歸不是無主之地。荒着時沒人管，要義務造林開墾，卻仍得先辦個轉租手續。去鎮林業站諮詢，去縣林業局請示，給的說法都很含糊。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真的不求報酬不計得失，栽就栽吧！

決定造林那天，我又一次問他，萬一真的一分錢利益都沒有還幹嗎？回答依然是幹。我告訴他為求保險，防止利益糾紛，得有承包合同才行。他竟反問找誰簽合同？哪一片是哪個村的誰知道？啥都不圖，要合同幹啥？地方的、鄭城的，都是平邑的。這山是平邑的沒爭議吧？一座荒山，荒着是國家的，栽上樹還是國家的，他只是負責開荒植樹，只是想保護環境，只是怕水土流失，從沒伸手向政府要一分錢，他反問我簽啥合同？

語塞，所有反對和遲疑的人都愣住了。

在場的親戚朋友，除了他，大多知道《愚公移山》這則寓言，可是，沒有誰當真過！唯獨他，第一個站了出來，他要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開發母子山。

鵬情萬里

趙鵬飛

跌落在九份的心事

在我看來，一段旅行是為了能快一點忘記，比如工作上的不堪重負、情感上的糾結纏繞，或者一段無法釋懷的往事。正是如此，這樣的旅行一定不要跟朋友一起，那種可以分享任何私密話題的朋友除外。

台灣九份之行對我而言，便是如此。

陳綺貞在一首歌裡吟唱過，一個有着淡淡的哀愁的地方。侯孝賢在《悲情城市》裡，也濃墨重彩的為這個地方哀傷過。這個背山面海、錯落築起的小鎮，叫做九份。據說這裡本來只有九戶人家，外出負責購買日用品的人，每次都要買九份，月長年久的，九份就被叫成了地名。

光緒十九年的時候，九份意外地發現金礦，潮水一樣湧來的淘金客，讓這座山村的寧靜和荒蕪，一夕之間全然破碎。台灣步入日據時代，九份的產金量躍至頂峰，大大小小的採金坑道，縱橫交錯，頭緒全無。民國三十三年，當礦工再也無法從坑道裡挖出懷有金子的石頭，潮水退卻，露出了滿目瘡痍的九份。

人去樓空，街市寥落。重歸平淡之後的九份，依舊山海作伴，各式日式舊宅隨意散落，黃金記憶絕無重拾的機會，頹廢的靈魂四處飄蕩。恰是這種獨特的落魄，讓林林總總從事跟藝術有關的人，在這裡嗅出了氣味相投，於是雕塑家、畫家，做陶藝的人迅速集結。終於，台灣大導演侯孝賢用一部《悲情城市》，讓九份再次聲名鵲起。

因為有山又有海，多數時候九份是起霧的。依山而建的房子，若隱若現。走近了，簡樸而潔淨。遠遠望去，一個一個彩色的盒子似的堆垛着，現實版的海市蜃樓。

沿着一條石板鋪就的窄巷子走上去，兩邊錯錯落落的門店裡，芋頭丸子、魚丸子、粿子、鳳梨酥、芋頭酥，一鍋一鍋熱乎乎直白地勾引路人的饞蟲。各式手工製成的陶笛、掛件，在濕潤異常的空氣裡，色彩格外艷麗。台灣國語拖音拖到流星雨式的攬客聲裡，讓走在春雨裡欲斷魂的旅人，總疑心身在揚州的杏花村。

茶坊，是必去的地方。粗拙中見匠心的九份茶坊，前面是店，後面的樓上樓下都是茶客品茗的好去處。三五知己既可脫了鞋子，效仿古風在生着木炭火的木榻上，煮水烹茶且為樂；也可在後院觸手生涼的石座椅上，圍爐細品。四下裡氤氳着的濃霧，緩緩而動，常常辨不清鄰座茶友的臉。稍遠處的山和海，就更如同騰雲駕霧一般，徹頭徹尾陷入了白茫茫裡。且不說這裡的茶具茶湯，都是耗費了心思的，單就這份閒雲野霧的氣場，已屬難得。

稍稍留意，發現九份亮着許多貓形的燈。路邊山崖石欄上、人家門手邊、石街拐角處半人高紅磚砌的矮柱上，都有一頭肥碩的貓燈。茶坊的人說，有一個日本的女子，來到九份之後不願離去，就在當地成家立業。女子很是精巧，會設計各種美妙的器具，貓燈就出自她之手。正巧構思貓燈時，她懷着孩子，每盞貓燈也都是喵星人懷孕時的樣子。

走在有些濕滑的山路上，憋在心裡的情緒，隨時都在溢出。一段旅程，就是一段人生。在這一站相遇，在下一站分離。若真的有輪迴，在這一生相欠，在下一世必定要加倍償還。宮崎駿在這裡徘徊時，《千與千尋》的輪廓漸漸清晰。唯一的升平戲院裡，日復一日播放着在這裡取景的電影，如同陳綺貞一般坐下來休憩，只是實在不想喝下濃苦的咖啡，對着一杯淡淡的熱茶，就這樣隨性的放空了眼神。

默然了許久之後，低下頭，在手機上寫下這樣一段話：你知道你愛上一個人，你從來都不會說出口，只是默默對那個人好，反覆想念關於那個人的所有細節，為那個人做你能做到的所有事情。你甚至沒有發覺，固守的很多習慣，都會為了那個人輕而易舉的改變。你讓日子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還是信心滿滿，期望不變，直到有一天，你跟一個陌生人說起這些時，卻會淚流滿面。

隨想國

興國

不請自來

在江蘇南通聽到一個故事，說的是十多二十年前的往事，那個時候，還未有養殖的控毒河豚，而且可以清除河豚毒素的血清還未製造出來，所以吃河豚是有一定危險的。但是，當河豚盛產，食之大慾引起一吃的衝動，難以控制，怎麼辦？當然要有懂得宰殺河豚的師傅，還要在烹調好後，由廚師試食。但試食不可能每條都試，於是一桌十二個人吃，還是偶而會有一人中毒。

所以，南通人請客吃河豚的方式，是告訴朋友他家今天會吃河豚，但沒有邀請朋友，抵不住誘惑的，便會不請自來，一嚐河豚的鮮美。這不請自來，就是拚死吃河豚自負責任了。

未曾吃過河豚的人，自然是從聽說的美味中勾起心中的誘惑，不請而到請吃河豚的主人家。吃過河豚的人，會不會就不做不請自來的事呢？因為都已經吃過了，沒有必要再冒生命危險了。

科學家的研究指出，人的腦部有一個記憶的特殊部位，專門裝載氣味的記憶，只要一聞到熟悉的氣味，記憶就會不請自來。特別是我們生長環境的氣味，最能觸發不請自來的記憶。比如我們小時候常常吃雞蛋仔或牛雜河，然後離開香港很久了，回到香港後，一聞到店裡傳出製造雞蛋仔或燒煮中的牛雜香味，童年的記憶就會不請自來。

又如吃西餐時，如果那道菜餚用了冬青做材料，美國人就會很喜歡；英國人不但不喜歡，有時還會反胃。因為冬青是美國人製造香口膠的材料，但在英國，卻是用冬青來做廁所的清潔劑。那不請自來的記憶，就是嚼着口中芳香的氣味和廁所噁心的分別。

這不請自來的氣味，通常形成不同的人對美食判斷的不同。美食，有時是很個人的。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競選令人謙虛

希拉里在八年前參與民主黨初選總統時，打的是女性牌，希望選民成就她的女總統夢，所以我上周以《希拉里的女人夢》為題發議論，有朋友看後說，這題目有點貶低她，其實，那是我對以前的希拉里的一種觀察。而她上次在初選就被踢出局，也在她的「女人局限」。

性別是她的特色，可以滿足不少人，尤其是女性的心理；而女性當總統也是一種進步和改變，有它的歷史價值。環顧世界各地，且不說歐洲和南美洲國家，連一向女性地位較卑微的亞洲，近期在泰國和韓國就有女性在競選中當上總理和總統，倒是常常口不離人權和女權的美國對女性出任總統似乎還沒有心理準備。畢竟，總有一班保守人士不接受女人當總統。

所以，朴槿惠在競選時強調她的「三無身份」——無父母、無丈夫和無兒女；泰國的英祿四年前則柔性表白：「請給這位女士一個服務你們的機會，為你們帶來政治和解及振興經濟。」跟亞洲女性在競選中表現出的謙恭形象不同，希拉里的精明和強勢卻反而成為她的「弱勢」，包括她在上次競選時不斷強調的優勢——丈夫的經驗和人脈關係。

綜觀目前有可能出選的兩黨人馬，希拉里的從政履歷顯然最具說服力。八年第一夫人的國際視野，八年紐約州參議員的從政歷練，以及四年國務卿的執政經驗，名校畢業，作為一位出色的律師，也是稱職的母親和妻子，長期關注社會議題和國際事務，她的確是一位政壇精英。

然而，在日益走向民粹的民主政治中，精英卻未必是優勢。因為精英跟大眾的生活有距離，當經濟長期不景，人民心中有怨氣時，精英的優越感有時會令人反感。八年前，共和黨麥凱恩的從政經歷也很全面，他甚至找來年輕的女拍檔佩林，期以親和的家庭形象拉近跟選民的距離，但最後還是輸給名不經傳的奧巴馬。

希拉里是個性格鮮明的女性，她的優點是堅持和執着，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卻可能是固執。然而，人是會變的。看她這次選擇在社交網站宣布參選，並以與中產及年輕選民對談掀開序幕，一邊打經濟牌，一邊到小鎮搞親民秀，既表態支持同性婚姻，又批評基金經理納稅少等。可見，競選令人改變，也令人謙虛。